

四書集註直解說約

四書集註闡微直解上論卷之六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

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

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公冶長。孔子弟子。妻爲之妻也。縲。黑索也。

纂大全雙峰饒氏子謂公冶長素行之賢。可妻也。雖有在縲紲之中一事。似不可妻。然非其自致之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遂以其子妻之。○集解孔曰。姓公冶名長。○邢疏家語云。字子長。

紲。繫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爲榮辱哉。

直解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女嫁與人爲妻。叫做妻。

縲是黑索。紲是拘繫。犯罪的人。以黑索拘繫之於獄中。叫做縲紲。子。是所生的女。古人男女皆

纂大全朱子謂南容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遂以其兄之子妻之○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叅以三復白圭章故云○麟士按刑戮是兩件故邢疏曰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匡章註亦曰戮羞辱也○二節皆敘事不但記言也故上曰子謂下即曰以其孔子語只夾和在裏面又一體○兩事必不是一時牽作一處亦似合傳○上節白於已然下節信其當然也○附錄弟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弟子行云獨居思仁公言思義其于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縉之行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而索隱註遠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遠云

謂之子門人記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配莫先於擇德吾門弟子若公冶長者可以女配之而為妻也他平日素有德行雖曾為事拘繫于獄中乃是被人連累而非其自致之罪既非其罪則固無害其為賢矣於是所以所生之女而為之妻也此可見聖人之於婚姻不論門族而惟其人而不拘形迹而惟其行非獨謹於婚姻亦可謂明於知人者矣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懿子之兄也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故能見用於治朝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第十一篇○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

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又適見家語一名緇是適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愚以為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兩人矣。

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唯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

直解南容是孔子弟子南宮縚字子容。廢是棄而不用。戮是殺戮。門人又記孔子曾說吾門有南容者。嘗三復白圭之詩。平日素能謹言慎行。是個有德的君子。若遇著國家有道。君子進用之時。他有這等抱負。必然人人薦舉他。使之得位而行道。必不至於廢棄而不用也。遇著國家無道。小人得志之日。他既言語謹慎。不致取怨於人。亦可以全身而遠害。必不陷於刑戮之禍也。總句處治處亂。無所不宜。則其賢可知矣。於是以其兄之女配之而為妻焉。前章以己女妻公冶長。此章以兄女妻南容。皆擇賢而配。聖人致謹於婚配之禮如此。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序夫子嘗謂子賤其成德之君子哉。若人乎。若使我魯無眾

君子者則斯人其何所取友以成斯德乎甚矣魯固多賢而若人之能取諸賢爲助也○大全胡氏曰家語云子賤有才智仁愛爲單父宰民不忍欺少孔子四十九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朱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麟士云此亦敘記之詞曰若人曰斯皆隱語但門人知謂子賤故繫之也若已自說子賤而又曰若人曰斯便無謂○說苑子賤爲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或作父事者三人○大全韻會密音密又姓也通作處音伏○顏子家訓云濟南伏生卽子賤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爲密○字書密不言是姓

焉於處反○子賤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旣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師友厚之至也

直解子賤是孔子弟子宓不齊字子賤斯字解作

此字上一箇斯字是說此人下一箇斯字是說此德門人記孔子曾說人之爲學都要學做君子然君子之德未易成也吾門若宓子賤者他的學力已造到成德的地位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能爲君子雖是他自家向上有志進修亦由我魯國多君子人才衆盛故得以尊師取友而成其德耳若使魯沒有許多君子則雖要尊師而無師之可尊雖要取友而無友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聞而已將何所取以成此德乎此可見自修之功固不可廢而師友之益又不可無也然師友之益不但學者爲然古之聖帝明王屈己下賢虛心訪道尊崇師

保而資其啟沃。慎擇左右而責之箴規。無非欲嚴憚切磋。養成君德而已。古語說師臣者。帝賓臣者王。然則人君欲成其德者。當以好學親賢為急。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

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

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

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直解。賜是子貢的名。器是器皿。瑚璉是宗廟中盛黍稷的器。以玉為之。夏時叫做瑚。商時叫做璉。

子貢平日好比方人物。因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說道賜也學於夫子。亦嘗有志於進修。但造詣之淺深。自家不能知道。夫子試

說賜之為人何如。孔子答說人之為學。以致用為貴。如世間器皿。以適用為宜。汝能告往知來

○序子貢好方人。因夫子以君子許子賤而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蓋取其才之可用也。子貢曰。器之為類不同。賜果何器也。子曰。女是器中瑚璉也。瑚璉用之宗廟而飾以金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邢疏按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則夏器曰璉。殷器曰瑚。而包咸鄭玄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纂大全朱子仲弓為人重厚簡默而人情徇外而不務內求名而不務實相習尙佞故或曰雍也固可謂仁而優於德行矣而惜乎其不佞短于言語之才也

料事多中。既達於政事。又長於言語。是個有用的成材。就如器之適用一般。汝其已成之器乎。子貢又問說器有貴賤之不同。夫子以賜爲器。不知是何等樣器。孔子答說器中有瑚璉者。陳之於宗廟而飾之以玉。最是貴重而華美的。以汝之才。試之於用。必然事功可就。文采可觀。而足以爲邦家之光。豈非器中之瑚璉矣乎。然則子貢雖未能如君子之不器。其亦器之貴者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簡默。而時人以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

直解雍是孔子弟子冉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春秋之時。人皆以口才便利爲尙。而冉雍爲人重厚簡默。與時俗不同。故或人謂孔子說夫子之弟子有冉雍者。論其爲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素性簡默。無有口才。而不能爲佞也。或人之言。非惟不知仁。亦不知冉雍者矣。

序子曰焉用佞為哉佞者一時
抵當人處全以利口給辦撰出
說話心口原不相副徒多取憎
於人何益哉汝以雍為仁我雖
不敢知但何用佞其不佞乃所
以為賢也○語類林一之問孔
子於仲弓不知其仁何如曰孔
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
這章是不佞要緊○愚按此即
或人稱仁意輕而重短其不佞
夫子不許仁意輕而重喜其不
佞○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
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
無一毫之閒愛之理心之德六
字所以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
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
大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
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
之中矣○陳氏曰全體云者非
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
之也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

用佞焉於虔反○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

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人所憎惡爾我雖未知仲

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賢不足以為病也再

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

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

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

況仲弓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

直解禦字解做當字譬如說抵當人一般給是取

辦屢是多的意思憎是惡孔子答或人說汝以

冉雍為不佞是必以佞為賢矣自我言之人之

立身行己亦何用於佞乎蓋佞人所以應答搪

抵人者只是以口舌便利取辦一時那甜言巧

語高談闊論外面雖似有才其中都沒有真實

的意思被人看破卻是個邪佞的小人不足以

取重而徒多為人所憎惡耳亦何益之有哉今

○纂大全子使漆雕開仕必有以觀其材之優也開對曰明理而後可以治人吾於斯理尚未能真知而無疑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也子說說其篤志於學孜孜上進蓋未已也○或問程子謂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

汝以雍為仁。我固不知他仁與不仁。但說他不侯。正是好處。要那口才何用乎。然則汝之所惜者。正吾之所取也。由孔子之言觀之。可見學者當用力於仁。而不可不深戒夫佞矣。然佞人不止可憎。為害甚大。蓋其言足以變亂曲直。顛倒是非。或逞其私智。以紛更舊章。或巧為讒言。以中傷善類。人君若不知而誤聽之。未有不敗壞國家者。故大舜疾讒說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皆所以垂戒於萬世也。用人者可不以遠佞人為急務哉。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

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覩。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雙峰饒氏曰。集註釋說字有三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小。成故篤志。○語類看他意思。便是把個仕都看輕了。○問他說未能信。恐是自覺行處有些勉強。否曰。未須說行在目前。便有些小窒礙處。○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麟士云。此亦是敘記之體。合首尾方可見開。不要只說吾斯一句。

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直解漆雕開是孔子弟子。姓漆雕。名開。仕是出仕。

做官。斯指此理說。信是知之真的意思。說是喜悅。門人記孔子使其弟子漆雕開者。出仕而爲

政。必是知其才足以用世矣。漆雕開對說人之爲學。須是於這道理實得於心。知得十分透徹。

深信不疑。然後出而居其位行其志。纔能事事停當。今我於這道理。尚未能真知其如此而無

毫髮之疑。是自己心裡還有信不過處。正該力學以充之。豈可便出而治人乎。觀開此言。足徵

他所見者大。所期者遠。其一念求道之心。必欲至於精微之極。而不以小成自安。故孔子聞而

喜悅。蓋深嘉其篤志於學。而將來成就有不可量也。求之於古。如伊尹樂道畎畝。便自任以天

下之重。傳說身居版築。便一出爲王者之師。這正是他信得過處。所以能成輔相之業。夏禹迪

○序夫子憂時憫道而設詞曰舉世皆不我用道不行了吾何事周流將乘桴以浮於海而永與世辭耳從我而往者其惟由也與子路聞之信爲實然而喜其與己子曉之曰由也不憚浮海之困而敢於必行好勇可謂過我矣但無所取其事理而裁度之以適於義也夫海其真可浮也乎○此章只是歎道不行其欲由從已譏由無裁皆無聊之意也

知忱恂於九德之行。周文武克知灼見於三宅之心。這正是的知人之可信而後用之。所以能收得人之功。可見出仕者固不可不自審其所以長而用人者尤不可不深考其蘊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

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

與平聲材與裁同古字借用○桴筏也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己皆假設之言耳子路以爲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己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直解桴是木筏由是子路的名材與裁字同是量

度的意思昔春秋之時上無賢君不能信用孔子故孔子有感而歎說吾之周流四方本欲得位行道以致君而澤民今人不見知世不我用吾道已不行於天下矣雖居在中國亦何爲乎

不如乘著木筏。浮於海中。可以絕人而逃世。吾門弟子中。求其可以從我遠去者。其惟仲由歟。蓋仲由勇於爲義。是箇臨難不避的人。故孔子許其從己。然這說話也。只是孔子自傷其不遇。而假設之詞。非真有浮海之意也。子路聞之。以爲夫子不許他人而獨許己。遂信以爲實然。心中喜悅。蓋過於信師。而闡於事理者矣。故孔子教之說。凡^反人懦弱者。多憚於涉險。由也不以浮海爲懼。而以得從爲喜。這等好勇。豈不勝過於我乎。然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不過傷時之意云爾。而由也遽以爲信然。是徒知勇往直行。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矣。由也可不思所以進於是哉。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此可見聖人雖有傷時之意。而終無忘世之心。但當時之君。不能用其言而行其道耳。以孔子之聖。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終於亂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

○序孟武伯問子路已盡仁道乎。子曰。仁道至大。其或有或無。

吾所不能知也。○不知宜渾說為又問地註日月至意當在下節不知其仁也實指出之

序孟武伯以夫子必知之而不言又問子曰由也好勇千乘大國可使治其兵賦此其可見之才也至於其所學之仁則雖能治賦而未必純全吾不能知也○刑疏賦法詳周禮見前道千乘之國章

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以不知告之

直解孟武伯是魯大夫仲孫彘仁是本心之全德

孟武伯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人如子路者果能全其心德而為仁人矣乎孔子以仁道至大不可輕許故答他說仁具於各人之心難以必其有無仲由之仁與不仁我所不知也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

仁也乘去聲○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言子路之

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

直解千乘之國是諸侯大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

的賦是兵古者軍馬都出於田賦中故叫做賦孟武伯以知弟子者莫若師子路之仁夫子豈有不知的故又以為問孔子答說由也好勇而果斷就是千乘的大國若用他管理那兵賦的重事必能訓練倡率不但使軍旅強盛而有勇抑且使親上死長而知方其才之可見者如此

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

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家臣之通號。

直解求是孔子弟子冉求。室是家。邑是縣邑。百乘

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千里。可出兵車百乘的。

邑長家臣。通叫做宰。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

若冉求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爲仁矣乎。孔

子答說求也多才。雖是千室的大邑。百乘的大

家。若用他作邑長。必能修政於其邑。而使人民

無不安用他作家臣。必能修職於其家。而使庶

務無不舉。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

不仁。吾不得而知也。

序問求也仁道何如。子曰。求也。多藝。千室之大邑。百乘之大家。理煩治劇。可使爲之宰。此其可見之才也。至於其所學之仁。則雖能爲宰。而未必純全。吾不能知也。○集解孔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麟士按。千室之邑。有邑長如季氏。欲使閔子騫爲費宰之類。百乘之家。有家臣如冉有。季路。臣於季氏之類。通謂之宰。故曰。宰邑。長家臣之通號。今村塾亦有誤句讀者。

纂邢疏。赤也。仁道何如。子曰。赤也。知禮有容儀。盛服束帶。立於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朝廷可使與鄰國之大賓小賓
言語應對此其才之可見也至
於其所學之仁則雖能應對而
未必純全吾不能知也○按周
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之職掌賓
客禮儀及朝聘之事言亦可任
此官也○蒙引三節答意皆云
其才則吾所知其仁則吾所不
知也○愚按武伯是問三子之
仁夫子三不知其仁是正答是
不輕許意非圖圖謎猜語帶言
其才可知以明仁之難知也

○序子謂子貢曰女自視與回
也孰勝

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

直解赤是孔子弟子公西赤。東帶是著禮服而束帶於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夫子之門人若公西赤者何如。抑能全其心德而為仁人矣乎。孔子答說赤也知禮。若使他束帶立於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必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於失禮。其才之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總束仁之為言。必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雜。始終惟一。而無一息之間。纔叫做仁。其心之純與不純。有非行事所可見。他人所能識者。故夫子於三子皆許其才而未信其仁。蓋以發明於外者易見。而蘊於心者難知也。有志於求仁者。當省察於吾心獨知之地而後可。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勝也。

直解愈字解做勝字。昔孔子因子貢好比較他人的短長。而或闡於自知。故問之說。你與顏回同遊吾門。你自家說。比他所學孰為勝乎。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

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顏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

此而識彼。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直解子貢對說人之資質有高下。悟道有深淺。賜

纂大全慶源輔氏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如所聞者一。即以知夫十。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賜也如所聞者一。但以知夫二。僅無執泥。漸次開明。回愈哉。○一二十。不是限定件數。○朱子曰。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兩句當玩味。

也何敢指望到得顏回。蓋回也是生知之亞。資稟既高。工夫又到。其於天下義理。聽得一件。

就曉得十件。從頭徹尾。無不默識心通。蓋聞一以知十者也。賜也學而知之。資稟既庸。工夫又淺。其於天下的義理。聽得一件。只曉得兩件。比類思索。因此識彼。不過聞一以知二而已。即此觀之。回勝於賜遠矣。賜也果何敢望回乎。

纂大全朱子曰。女之知誠弗如回也。用人有不及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女自知而屈於回。可謂高明。吾與女弗如之說也。○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的。方擔荷得去。如子貢所行。雖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人自顏曾而下。便要算子貢所以孔子每每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慶源輔氏曰。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己。已知不難於自屈。則不盡於己至。○愚按。朱子前一條。方是與弗如當下之意。輔氏說。則是與弗如將來之意。○又按。朱子後一條。則時說謂子貢較聞較知無當於回之虛無者。直以自己陋識說壞了書也。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以

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己方回。見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直解與是許。孔子因子貢之言。遂激勵引進之說。

道。汝自謂不如顏回。此言非虛。汝委的不及他。

但人莫難於自知。而亦莫難於自屈。今汝自以

為弗如。則是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矣。夫

能自知。則必不安於所己能。能自屈。則必益勉

其所未至。今日之不如。安知他日之終不如乎。

我誠取汝這弗如之說也。其後子貢終聞性與

天道。不止於聞一知二而已。豈非夫子激勵造

就之歟。然這弗如之一念。不但是一學習上進的

機括。若使為人君者。能以古之帝王為法。而自